

胡兰成作品

# 中國文學史話



胡  
蘭  
成



中国长安出版社

# 中国文学史话

胡兰成 著



中国长安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 CIP ) 数据

中国文学史话 / 胡兰成著. —北京 : 中国长安出版社, 2013. 6

ISBN 978-7-5107-0641-7

I. ①中… II. ①胡… III. ①中国文学—文学史  
IV. ①I209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3) 第122434号

## 中国文学史话

胡兰成 著

---

出版: 中国长安出版社

社址: 北京市东城区北池子大街14号 ( 100006 )

网址: <http://www.ccapress.com>

邮箱: [ccapress@yahoo.com.cn](mailto:ccapress@yahoo.com.cn)

发行: 中国长安出版社

电话: ( 010 ) 85099947 85099948

印刷: 三河市中晟雅豪印务有限公司

开本: 880mm × 1230mm 1/32

印张: 9.75

字数: 150千字

版次: 2013年6月第1版 2013年6月第1次印刷

---

书号: ISBN 978-7-5107-0641-7

定价: 32.00元

## 代序

小北

原要请陈丹青先生作序，惟出版在即，丹青先生又忙。三三诸人，也各有所忙，亦恐等不及。

去年冬天，木心先生讲述的《文学回忆录》出版影响颇大。此前，我费尽心思寻求胡兰成先生1976年夏天在朱家隔壁为一群文学青年讲述《易经》时的授课录音，遂因此联络上许多亲炙过胡兰成先生的弟子。可惜时至今日，录音资料多已不存，而三三诸君当年都年轻，笔记也无。

迟后的1989年，木心在纽约为陈丹青等一群旅居海外的艺术家讲述世界文学史。这在精神血缘上，与胡先生之与三三后学几近相似。这部《中国文学史话》虽不是授课记录，但也算那一段时期里胡先生对文学的反省。如今得以再版，可与《文学回忆录》成为双璧。胡兰成的套路，自与木心有别，但他们两位身上流淌着的都是传统的血液，似有一种相应。一在日本，一在美国，在文学的阐述上遥相呼应而又互相弥补。这在我看来，即是陈丹青先生所谓的文

学上的血亲之缘。

因蒋经国不容，胡兰成先生于1976年11月返回日本侨居。此后，他与台湾的年轻人书信往返不断，通过他的书信指导，朱天文、仙枝、马叔礼等年轻后辈由朱西宁直接指导，创办《三三集刊》，追求起文章建国的大志。为激励青年，胡先生亲自撰文指导，遂有此书《中国文学史话》。实际上此书亦可说是胡先生写给三三后学的文学教材。

子曰：“志于道，据于德，依于仁，游于艺。”士志于道而游于艺，中国文明向来是“道艺一体”。此所以胡兰成先生常说礼乐文章，既言文章华国，又说文章小道，志士不为。前此，北京晨报一记者问我：“你觉得胡兰成与当下的作者有什么不同？”其实这本没有可比性，但要说胡兰成身上的光亮，更多的在于他对传统的一脉相承，并能够随处翻新。不用说当下的作者，就是民国以来的近代知识分子，亦鲜少有人能真正如胡兰成这般将文史哲诸学问熔于一炉。所以胡先生虽谈文学，岂又止是就文学谈文学？

“诗言志，歌永言。”文章不过是兴，文学亦不过是个载体。胡兰成先生念兹在兹的是中国的乃至世界的文艺复兴，而所谓文艺复兴亦仍不过是人世的大兴，为的是要借此施展他远大的政治抱负。所以“三三”，其实并不是一个纯粹的文学组织，甚至胡先生原要的并不是文学。它是《苦竹》还魂，是《风动》之延续。

胡兰成一生关心的是政治，而他一生际遇离不开文学。1944年10月，胡兰成与张爱玲在南京创办《苦竹》月刊，除张爱玲、炎樱、路易士等人的支持，其余文章皆胡先生一人化名撰写，所谈者

无非国事。《苦竹》月刊因战乱及胡张二人感情的变化仅维持到第三期。

至1971年，由胡兰成主导的梅田学堂机关报发行，他为之题名，并意气风发地写下创刊说明：“‘风动’出自‘四方风动’，即风席卷四方，变成大风，将撼动世界。”此年胡已六十六岁，却仍是满腔没有名目的大志，天下事犹未晚似的。他在《风动》创刊号上发表《天下有新事》，纵论国际政治问题。此后《风动》每一期必有胡兰成先生的高论，乃至他与数学家冈洁的《世纪的对谈》都在此连载发表。《风动》月刊自1971年至1973年发行到第二十九期。（之后更名为《いき》，与胡之关系渐远。）

胡先生的弟子们所办的《三三集刊》虽不是他亲自参与，却仍是昔年理想的延续。他说中国文学的作者，一种是士，一种是民。士的文学即是道艺一体的文学，文学不光是小情小调的抒发，而是要为古来的修齐治平所用。所以在胡兰成的构想中，三三有着士的胸襟与抱负，在日渐西化的时代里，他仍坚信“唤起三千个士，中国就有救”。所以他通过三三的文学活动，广结善缘，曾写信给三毛、陈若曦等人。

胡兰成先生从小就有一种士的情怀。他出身于江南农村，祖父是太学生，父亲颇有诗才，又自幼受他母亲的民间诗教。《诗经》言兴，民间最无名目的口头吟唱，却是最好的兴。如他母亲的顺口所念，互不相干，无边无际，却是音韵俱足。青年时代的胡先生崇拜过鲁迅，但他能毫不间然地平视鲁迅，他之能淡然地评鲁迅，皆在于他有高过鲁迅的士人情怀。他的早期文章，私淑梁漱溟，而他



日后与梁漱溟相交，也能视如平人。前此有人问，同是绍兴人，胡兰成与周作人、鲁迅之差别在哪里，我以为他们最大的分别在于士的情怀。周作人与鲁迅是典型的近代知识分子，是城里人。而胡兰成是农家子弟，正因为是在民间的底处，却更好地保存了士的元气，沐浴了五四新风，而没有受五四之害。

《中国文学史话》开篇即辩明了东西文学之始分，他说“中国文学是人世的，西洋文学是社会的”。学界有人批评胡先生妄议西方，而他真正是西洋人的知音。他说“人世是社会的升华，社会惟是‘有’，要知‘无’知‘有’才是人世”。这样的话乍听似不对，细细品味，却要惊为天人之语。胡先生引入“大自然的五基本法则”，一下子解明了文章之道。大自然的法则，即是文明的法则，亦即是人世运行不悖的法则。“有限的社会而涵无限的风光，这是人世。”

书中谈及日本的部分，加上之前《建国新书》的《文章篇》，是近现代以来，中国人对日本文学最高的评论。而胡兰成先生对中西文学所持的态度，正和他的文学史观一致，有着极高的境界，非尽能被传统割裂了的今日文学者所能接受，但纵使今日的文学者亦没有足够的底气来反驳他。书中收录他评鲁迅、周作人，及评张爱玲诸篇，于今日而言，也都是一流的评文。

二〇一三年端午于扬州

代序

目 录

代序 / 小 北

上卷

礼乐文章 / 002

天道人世 / 017

中国文学的作者 / 041

文学与时代的气运 / 078

文学的使命 / 142

论建立中国的现代文学 / 168

下卷

周作人与路易士 / 198

路易士 / 202

周作人与鲁迅 / 210

论张爱玲 / 214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中国现代文学史 / 胡兰成著. — 北京: 中国长安出版社, 2013.5  
ISBN 973-7-5107-0641-7

I. ①中… II. ①胡… III. ①中国文学—文学史  
IV. ①I209

张一弓 著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 张爱玲与左派 / 235

张一

随笔六则 / 244

闲记 / 254

300 散文杂片

评鹿桥的《人子》 / 257

310 杂文

来写朱天文 / 280

340 杂文

读张爱玲的《相见欢》 / 289

出版

关山月 / 295

责任编辑

女人论 / 297

封面设计

中国长安出版社

地址

电话

邮编

网址

电子邮箱

印刷

开本

印张

字数

定价

ISBN

973-7-5107-0641-7

9 737510706417

9 737510706417

9 737510706417

9 737510706417

9 737510706417

2013年6月第1次印刷

973-7-5107-0641-7

## 上卷

中国文学是人世的，西洋文学是社会的。人世是社会的升华，社会惟是“有”，要知“无”知“有”才是人世。知“无”知“有”的才是文明。

第二是阴阳法则，人世的是礼乐风星，礼尚异而章文采并是阴阳的变化，异是个性，同则统一，但是西洋社会不能对阴阳法则，故不知同异之理，现在的东西即是多样而重复，雷同而不统一，成不得风景。

第三是有限时空与无限时空统一法则，文明是能以有有限表现无限，凭栏处可以是无限江山，草草离情，可以喻千年之思，永生乃在于人生，西洋社会可是只有有限的时空，而现在更是在要把有限时空也都破坏尽了。

其四余的... 所以... 承... 我... 是... 的... 然... 我... 不... 日... 西... 西...

## 礼乐文章

中国文学是人世的，西洋文学是社会的。人世是社会的升华，社会惟是“有”，要知“无”知“有”才是人世。知“无”知“有”的才是文明。大自然是“有”“无”相生，西洋的社会惟是物质的“有”，不能对应它，中国文明的人世则可对应它。文明是能对应大自然而创造。

大自然有五基本法则，其第一法则是：大自然有意志与息，而意志亦即是息。人世亦是有意志与息。有意志是有向上的自觉，凡物之生都是善的。有息则是有灵气。西洋社会不能对应，而说世界末日，则是志气先已短了。也不知万物皆有生。也不知有息，所以西洋的东西缺少幅。

第二是阴阳法则。人世的是礼乐风景。礼尚异而乐尚同，即是阴阳的变化，异是个性，同则统一。但是西洋社会不能对应阴阳法则，故不知同异之理，现在的东西即是多样而重复，雷同而不统一，成不得风景。

第三是有限时空与无限时空统一法则。中国文明就是能以有理数表现无理数，凭栏处可以是无限江山，草草离伤，可以贻千年之思，永生乃在于人生。西洋社会可是只有有限的时空，而现在更是在要把有限时空也都破坏尽了。

第四是因果性与非因果性统一法则。人世的是报应不爽而亦每有天幸，所以喜气。西洋社会则一个个死于合理主义，讲目的论而不知有明日。挑战只是向着可知的，不是向着未知的。

第五是循环法则。人世是天道好还。五百年必有王者兴。文明是当初发明了轮，至今用之不尽，但西洋人自己的作为则都是直线的，他们用数学也求证不得一个圆。现在的环境污染就是因为不能物质还元。

张爱玲有说“出去到日月山川里”，最是句好话。中国的第一首诗歌虞舜的：

卿云烂兮，糺纒纒兮，

日月光华，旦复旦兮。

后来如李白苏轼的诗文里的都是这样的人世。

有限的社会而涵无限的风光，这是人世。

文明是悟得了“无”与“有”，这也才知神，而如希腊人的惟知世界是有，那宙斯神就是个大俗物。无与有的话，在今世纪的物理学上可得新的见证。原子的核假如一粒豆大，则其电子轨道有数十公尺大，其间当然是无，连所谓宇宙尘亦没有的。然而有着息，但因息不是物质，所以不能说是有。无即是息。人世的风景即是生在息里。

古希腊人发见了无理数非以数学的方法可对应，所以说绝对精密是没有的。如今日本东大的生物化学教授野田春彦义说地球上生物的出现，十亿年的岁月中，其进化所选择条件的回数是十之四十次方，即百亿倍的百亿倍，又百亿倍，又百亿倍，所以他断其

他地球上不可能有生物，因为不能再有这样的凑巧。但是中国文明的造形因悟得了无与有之际，可以做到绝对精密。所以人世皆真。记得看过旧小说上有这样的写法：

那秀才自於潜到临安去，一路上的景致，山是真山，水是真水，他，看之不足，观之有余。我就喜爱的这真山真水说得好。

还有十之四十次方的话是，便如当初新石器时代我们的祖先发明轮与数学与音乐，若要说是选择条件得来的，那就回数还不止十之四十次方。但那是因为悟得了，遂而妙手偶得之，并非经过选择条件斗辘了得出来的。是所谓结论在先，方法在后。中国的日常器物，皆有与发明轮与数学与音乐的那种创意的新鲜，不像西洋的只是依照轮与数学与音乐的方法来加以结构而已。

中国的器物如殷铜器、汉陶器、宋瓷器，非他国可及，是因中国人制器用的方圆与直线曲线，皆有着个无限，所以一盆一碗皆是个意思的存在。数学上有这样的圆与方，与直线曲线，但是不得以数学的方法去求得，而在中国的器物里则皆为自然之姿。



中国文明的人世是真山真水，器物皆真，人也真。中国人是已离了动物身，人身是如来身。素粒子为究极的自然的意志与息所生，所以充满灵气，是物质亦非物质，是象征亦非象征，是尚在于无与有，空与色之际。

人身亦可以是像这样的。旧时婚姻单凭媒灼，结果远比现在男女自己拣中的好，因为旧时的姑娘都是花，虽分等级，总也是花，男子也都生于人世的礼教，有相差也不会太差到哪里。如日本的和服，是悟得了一个无字，裁制得虚实之妙，所以谁穿了都可以合适，人与人之间也可有这种亲和。《大学》的一句“在亲民”，人与人的亲情才是保证男女的和合的，现代社会的男女是个霸占的存在，找结婚的对手像定制适合于自己身材的西装，穿穿又不合适了。

现在是对物但有贪欲，没有了爱惜之心，对人亦岂知爱惜？用的东西都是短命的，对人的情意亦岂能长久。凡有东西，不带一个无字的，原来亦是不得可思念。不带一个无字的，原来亦是不得长久的。数学的圆与点线不毁，因为是无的圆，无的点线，但用圆规与三角板画成的圆与点线就粗恶，不得永生。而中国文明能以色表现空，以物质表现无与息，所以得永生。

中国向来是朝廷与民间皆生在人世的风景里，其间也有荣华富贵，与忧患贫苦，但是都像昆曲与平剧里的，富，富得有贵气，穷，穷得有志气，忧患也有喜气与运气。这个气字就是从大自然的息而来。平剧里一个小偷，还比西洋的绅士可爱。旧剧里李三娘落难，多得小叔子照应她，她在戏台上唱：“那有情有义小叔叔”，真是惊心动魄。我多爱这人世，愿意此刻就可以为它死，若说爱国，这就是我的爱国。

### 三

在绍兴城内高等小学读书时，问同学借了几十种林纾译的西洋小说来看，从侦探小说到小仲马的《茶花女》都有，看完之后只觉心都黯淡、杂隘了，很不喜。在蕙兰一年级时，读英文讲一个小孩爬树到了天上，只见一个蓝灰色的妖魔坐在门边要吃他，那妖怪没有一点风情。蕙兰是教会中学，上课有《天国历程》，我不喜它的没有一点景致。七月放假住在上虞人家，暑夜读厨川白村的《现代文学十讲》，很激情。及回学校，路上在曹娥旅馆读孟浩然集，当下觉得亲切、安舒，心里着实，像仰天睡在草地上。原来西洋的文

学里就没有人世的风景，不可以逍遥游，又总是使人不安。

拜伦与雪莱的诗有名的《哀希腊》、《西风》、《夜莺》，我读了都不觉得好。中国诗如刘禹锡的怀古，有渔樵闲话里的天意人事，拜伦的哪里算得。要讲西风，单是范仲淹的词“塞上秋来风景异”一句，就好过雪莱的不知多少。又那《夜莺》，也怎及《牡丹亭》里的“遍青山啼红了杜鹃”。贝多芬的《月光曲》与英国王尔德童话里的写月光，也单调冷严。唐诗里的月亮是远比宇宙火箭到达的月亮，于文明更有意义，岂是西洋文学的所可及。

西洋文学没有人世，其冷淡的严刻的境界是天主教的，有热情亦如唱的男高音女高音，都是肉声，不像平剧的嗓子是以息。西洋的音乐与文学因为不知息，所以没有息之波为调，而以力的旋律，而到头是趋向事务文学。和这比起来，我还是喜欢他们中世纪的，如张爱玲说：

上帝坐在他的天庭里，

地上都和平了。

像我也爱看果戈理的小说，那里写古老俄罗斯农村家过的笨重